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十九年

第一一二四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124).....	1
通过议程.....	1
关于对柬埔寨领土和平民的侵略行为的控诉 (S/5697).....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一百二十四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R. 赛杜先生**（法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巴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124)

1. 通过议程。
2. 关于对柬埔寨领土和平民的侵略行为的控诉(S/5697)。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对柬埔寨领土和平民的 侵略行为的控诉(S/5697)

1. **主席**：根据先前关于议程所列问题的决定，现在请柬埔寨代表和越南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胡森巴先生（柬埔寨）和武文牡先生（越南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武文牡先生**（越南共和国）：在这印度政府和全体印度人民向他们的伟大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先生作最后的告别的时候，越南共和国代表团和安全理事会一道谨向这位为亚非国家大家庭增添荣誉的高尚的政治家表示哀悼。越南共和国代表团诚挚地悼念印度民族和整个人类的这位伟大英雄，悼念他充

满战斗、忘我和牺牲精神的一生，对于我们大家来说，他的一生是精神战胜物质、非暴力“阿希姆沙”战胜野蛮暴力的最后胜利的象征，是自由、正义、民主与和平的象征。

3. 越南共和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柬埔寨外交大臣胡森巴先生正式赔了罪，改正了他五月二十五日称呼我国时所犯的错误。但是，虽然在他上次发言的开头正确地用了“越南共和国”这个名称，可是在他发言的过程中仍然继续使用“西贡政府”这个字眼。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我不要回过头去谈这个用语的问题。

4. 越南共和国代表团荣幸地通知安全理事会，它已请求主席把我在五月二十五日〔第一一二次会议〕的发言中谈到的白皮书作为正式文件散发出去。这个文件〔S/5724〕¹是越南共和国外交部为答复柬埔寨王国政府的指控而准备的。

5. 现在讨论已发展到深入阶段，我不想进行那种毫无结果的论战，以致耽搁安理会的时间。因此请允许我就安理会所审议的边界事件请求安理会在必要时参考这份客观的材料。

6. 为了向安理会说明柬埔寨代表提出的指控带有偏见，我只举几个技术性的事实作为例子，这些事实将使柬埔寨代表团关于我国的一架L-19型侦察机于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九日被柬埔寨战斗机击落一事的各种毫无根据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7. 首先，被击落的那架飞机根本没有象柬埔寨代表所说的那样指挥了对昌特里亚的轰炸。轰炸发生

¹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在上午八时三十分，而 T-28 型战斗机是在同一天上午十一时五十八分击落我们的这架 L-19 型飞机，先后相差三小时二十八分。由于 L-19 型飞机的续航时间仅有四小时，因此这架飞机充其量只能在作战区呆三小时，因为它至少还要用一小时来完成从柬埔寨边境这边最近的降落场到昌特里亚的来回飞行。因此，假如果真有一架 L-19 型侦察机在指挥对昌特里亚的轰炸，那么它本来是决不会被柬埔寨的战斗机击落的。

8. 其次，说这架 L-19 型侦察机的驾驶员在昌特里亚上空的柬埔寨领空内受到战斗机队攻击之后，还成功地把飞机开回越南领土，这是违反事实的。实际上，这架 L-19 型飞机的侦察员是在他的机座上被当场打死的，而驾驶员受了重伤，于五天之后死去。

9. 最后，一些武官和新闻记者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在飞机坠毁的现场对飞机残骸进行检查的结果表明，被十二点七毫米炮弹打穿了多处的发动机，一定是在飞机一被柬埔寨战斗机炮火击中后就立即停止运转的。国际报界和武官们在现场所拍摄的照片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个事实。这些照片已经翻印并附在我所提到的备忘录中。因此，在仅仅一百五十英尺的高度被击中的这架飞机，不论机上人员的情况怎样，根据最基本的弹道学定律，本来是会在与它被击中时的空中位置成垂直的地面附近坠毁的。可是，飞机坠落的地点是在离柬埔寨边界四公里的越南领土上。这样，我们这架未带任何自卫武器的 L-19 型侦察机，完全是在越南领土上空遭到肯定侵犯了我们领空的柬埔寨战斗机的袭击，就是一件业已得到证明的事实了。

10. 这个问题讲清楚以后，现在我们把我们的时间花在一项建设性的工作上。我曾向安理会指出过，我们不要求别的，只要求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监督体系，以防止发生人们错误地安在我们头上、实则是共产党所干的罪行。从我们这方面说，我们准备在必要时提出具体的建议，或者认真考虑任何一项建设性的建议，不管它是哪个方面提出的。

11. 从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上听到的各种发言看来，意见集中围绕着两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即重新召开一次日内瓦会议，以扩大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权限，和建立一支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警察部队。

12. 关于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是否可取的问题，虽然我们的希望由于一九五四年会议²和一九六二年会议³签订的协议的痛苦经验而受到打击，但是作为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联合王国的意见，再也没有比 P. 迪安爵士发表的意见更为权威的了。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参与发出邀请参加一次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会遭到几个政府拒绝的会议，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柬埔寨政府和这些政府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而这次会议的目标恰恰是要和这些政府达成协议。”〔第一一二次会议，第 84 段。〕

迪安爵士还说：

“……另外，我想回答一下柬埔寨提出的关于由国际监督委员会在边界执行某种监督的建议。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柬埔寨和越南共和国的国际监督委员会为完成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交给他们的任务已经够忙的了。并且，日内瓦的这些协议也没有预见到当前出现的、必须采取特别措施来防止在高棉和越南边界发生事件的必要性。”〔同上，第 95-96 段。〕

13. 上述意见是对法国代表团支持国际监督委员会的论点的最不容置辩和最权威的反驳。除了上述困难之外，法国代表团还避而不谈国际监督委员会由于“三驾马车”的组成情况再加上一致通过的程序规定这种先天的缺陷所造成的瘫痪状态。

14. 对于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中的另一位主席的意见，应该怎样看呢？费德林先生所谈的，除了一些武断的没有根据的话之外，都是些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无关的事情。他这些离题很远的陈词滥调充满了主观主义，没有为辩论带来任何积极的因素。他申明他对越南共和国的看法将继续保持不变。我认为，在我这方面，从我第一次发言以来，对这些讲话所持的看法也同样没有变。但是，正如刚才

²指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二十一日举行的关于在印度支那恢复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³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二日到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解决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

我指出的，为了不浪费安理会的时间，我是不会照他那样去做的。

15. 我想谈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当苏联代表看到越南共和国在联合国派有常驻观察员时，他感到吃惊，好象他突然发现了月亮一样。因此，我有责任向他指出，越南共和国还是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成员，它甚至还参加了其中几个机构的执行委员会。我同样有责任指出，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曾多次就接纳越南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国的问题进行表决；苏联在安理会曾不止一次单独地投了反对票，只是由于苏联行使了否决权，才使我们无法加入这个崇高的世界组织。费德林先生敢不敢在安理会面前郑重地作出保证，在接纳越南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决不再使用否决权？如果苏联代表敢于接受这个挑战，越南共和国一有机会就将立即递交申请书，到那个时候苏联代表将会更清楚地了解全世界对越南共和国的看法和评价。如果苏联代表愿意不再在真理面前蒙住眼睛的话，我迫切地请他以一个大国所应有的诚实和光明正大的态度接受这个挑战。

16. 关于现在越南的战争，苏联代表谈了很长的时间。对此我有责任给予说明。渴望过和平生活并为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而贡献自己力量的越南共和国人民，长期以来在自己的土地上忍受着这场战争。他们之所以正在英勇地自卫，是因为他们决心要过自由的而不是被奴役的生活。在表达作为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联合王国的公正的看法上，没有谁的讲话能比迪安爵士的讲话更权威的了：

“对于这种侵略是由外部操纵的侵略这一事实，我国政府是毫不怀疑的。从我们自己的代表的观察，到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报告，各方面的材料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上，第90段。〕

17. 费德林先生是代表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中的另一位主席的，他不应该对侵略越南共和国的这种根源一无所知。我们再次向安全理事会保证——苏联代表可以把这话记下来——俟这种共产党侵略在越南共和国土地上结束，越南共和国政府将立即要求他的自由世界的许多朋友们停止他们慷慨的援助。苏联代表能否保证作为两主席之一的苏联将以客观与光明正

大的态度来谴责这种外来的侵略，并保证它将利用它在共产党集团中的权威来停止这种侵略呢？对于一个承担两主席这种公正职务的大国，人们有权要求它具有这种客观与光明正大的态度。

18. 我们在安全理事会郑重提出的这个双重的挑战，跟亚非大家庭的一些别的国家也有关系。越南共和国代表团，无疑地还有亚非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焦急地、热切地期待着苏联的答复，这个答复将是共产党集团对待这些国家是否真诚和抱有善意的试金石。

19. 我们已经指出，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来寻求解决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办法是多么不切实际。现在让我们看看第二种方案。越南共和国代表团认为，要想有效地监督柬埔寨-越南边界，从而消除两国间磨擦的根本原因，同时又保障柬埔寨的中立，最适宜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我想立即明确一下，我们设想中的这支部队与现在在加沙或刚果执行任务的同名称的部队并不起同样的作用或具有同样的规模。它们唯一的共同点——这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最本质的一点——是联合国赋予它们以负责维持和平的使命。而且，这支在柬埔寨边界活动的国际警察部队无须同任何人作战，当然合法自卫除外。它的警察作用仅在于监视边界和证实侵犯边界的行为，无论这种侵犯来自何方，不管它是越共还是越南人或者柬埔寨人干的。如果发生边界事件，国际警察部队将有权调查并确定谁应担当责任，或者有关各方应担当多少责任。

20. 同时，这支国际警察部队首先应当起一种预防作用。关于越南士兵在追击共产党时无意中侵犯柬埔寨边境的问题，由于国际警察部队就在那个地方，因此它能够在这类事件发生之前就加以制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一方面通知越南士兵在边界上停止前进，另一方面告知柬埔寨当局有越共非法进入他们的国境。这样，柬埔寨王国政府就可以按照常规解除这帮侵犯柬埔寨中立的游击队的武装，并把他们扣押起来。

21. 在边界受到侵犯的时候，如果国际警察部队的警告没有被执行，那么国际警察部队对此所提供的确实可靠的见证，就将作为判定肇事一方所应负的责任的基础。

22. 如果越南政府根据越共俘虏的口供或其他情报来源，有理由认为越共的给养基地或军事设施是设在柬埔寨领土上，国际警察部队将有权就地进行调查，以便消除一切可能的误会。

23. 成立这样一个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监督机构，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柬埔寨与越南之间产生摩擦的根源，从而也就能为发展两国间的诚挚关系建立牢固的基础。另一方面，国际警察部队这种机构将有可能为柬埔寨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中立提供保证，而且这种保证比任何一个国际会议或国际协定所能提供的都更为具体，更为有效。

24. 这样建立起来的国际警察部队，看来有可能为在东南亚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很大的贡献。建立这个机构的重大意义，安理会各位代表肯定是不大会看不到的。为达到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目标所必需的方法，比人们乍一考虑的要简单得多。固然，越南和柬埔寨的边界差不多有一千公里长，但是，因为我们设想中的这支国际警察部队的作用不是打仗，而是监督和观察，所以，我们认为包括军官、士兵和后勤人员在内，总共有一千五百人也就足够了。

25. 至于方式方法，那当然应当是尽可能地灵活。国际警察部队可以同时以机动的和固定的小分队形式活动，也可以集中在某些最容易出问题的地点，或者根据需要，分布于边界沿线。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应该拥有快速的交通工具，包括直升飞机、吉普车和用于水上巡逻的汽艇。

26. 简而言之，我们所设想的这支国际警察部队的作用和印度支那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作用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但这支部队将免除国际监督委员会的那些缺陷。在它活动的时候，它不仅不会由于“三驾马车”制度以及一致通过的程序规定这种先天性的缺陷而处于瘫痪状态，而且将具有更大的行动自由，特别是它将享有联合国这个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建立的世界组织的崇高威望。

27. 最后可能有这样一个问题，即柬越边境目前的形势是否如此严重地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以至于有必要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在一九六四年四

月十六日递交给安全理事会的文件的附信〔S/5666〕⁴中，柬埔寨王国政府曾郑重地要求联合国注意：边界事件“严重威胁着东南亚的和平与安全”。在附于这个文件的解释性的备忘录中，柬埔寨王国政府又声明：王国政府“曾毫不迟疑地提出在其国境线上实行全面的国际监督的要求，以便核对它所说的这句话的真实性”，即越共分子从未越境进入或留驻柬埔寨领土。

28. 越南完全有理由相信，柬埔寨王国政府将乐意欢迎建立这支旨在保持和平、维护柬埔寨的中立和消除使我们两国之间发生摩擦的原因的国际警察部队。因为，王国政府既然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控诉，却又对于采取由联合国主持的解决办法表现出如此的不热心，反而宁愿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两次日内瓦会议的令人失望的经验之后，仍希望从第三次日内瓦会议那里取得某种仅仅是理论上的，甚至是幻想的保护，那至少是会使人吃惊的。

29. 乌谢尔先生(象牙海岸)：安全理事会根据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三日的S/5697号文件，⁵对五月七日和八日发生的达埃和特洛事件进行了审议。因此，我们要讨论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个文件的备忘录以及有关各方的发言。这些不同的发言，特别是直接有关的各方的发言，已把提交我们讨论的问题限定于对事件本身的研究，为了使安理会的工作进行得更好，我们应坚持这种做法。

30. 在安理会的历史上，原告和被告都一致承认存在着争议这一事实，或者更准确地说，都对这一事实给以一致的解释，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论，从各种发言的分析看来，这些事实的真实性是无可争论的。柬埔寨确实是这些事件的受害者，而且，这些事件不幸已造成了人命的损失。

31. 当然，说到对事件的解释，由于某种主观性的逻辑，或多或少是有出入的。尽管如此，双方都已公开表示遗憾或者表明自己不是事件的参与者，所

⁴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⁵同上。

有的论点都承认，这些事件不仅存在，而且还曾多次发生。

32. 因此，安理会应对这些不幸的事件表示遗憾，并要求各方友好地解决冲突，公平地赔偿事件受害者的损失，以便使柬埔寨满意。

33. 为了避免事件重演，毫无疑问，应研究一项永久的解决办法。要找到一个恰当的解决办法，那就必须确定蒙村、昌特里亚、达埃、特洛事件的产生原因。

34. 在有些人看来，越共人员进入柬埔寨领土躲避，这就意味着别人有权越过边界进行追击，而且这些边界由于没有具体标志，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越过。这两个理由都是在力图减轻安理会正在审议的武装行动的严重性，或者甚至为这种行动进行辩护。但是也有人反对这两点理由，认为过去发生的和目前仍在不断发生的对柬埔寨领土的武装袭击事件是为了拒绝承认和保证柬埔寨的中立而故意发动的。

35. 无论是拒绝承认柬埔寨的政治地位，还是逮捕叛乱分子，都不能证明侵犯一个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国家的边界是正当的。

36. 我要再说一遍，柬埔寨和其他联合国会员国一样，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我们大家都有尊重它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义务。

37. 同时我要着重指出，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行使追击权，这是站不住脚的。使人高兴的是，还没有有人在为我们所审议的事件进行辩解时，明确地要求这种权利。

38. 如果说越共的渗透构成了对柬埔寨武装干涉的理由，那么，就有必要成立一个监督边界的国际委员会。如果这种渗透被承认了，我国就一定会同其他国家一起呼吁柬埔寨注意不要让它的领土被用来作为进攻邻国的基地。而且，联合国的这种委员会，一种可能是起监督的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它有强力的性质，就会过早地使联合国卷入越南的战争；另一种可能是起观察员的作用，那么联合国作为和平的保卫者，就会象旁观者一样默认一场它无力制止的战争。

39. 剩下要研究的是由于疏忽而进入柬埔寨领土的这种情况。对此，安理会应该在求得一项永久的解决方法之前，要求双方在它们的关系中采取克制态度，同时要求有关方面采取一切措施，避免以后再发生进入柬埔寨领土的情况。

40.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出现困难，毫无疑问双方都会加以克服。的确，越南共和国代表团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解释说：他们的部队仅仅是由于疏忽才进入柬埔寨境内的，其原因是两国国界线不够明确。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可以看作是一个简单的地界制图问题，就不会无休止地纠缠下去，而会很快取得双方都满意的实际的解决，只要双方进行一些测量和制图工作就可以了。如果柬埔寨和越南共和国抱有善意，那么应当承认，这一点它们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

41. 同时，安理会也可以根据双方的要求成立或者授权秘书长指派一个委员会，在双方需要时，协调双方具体标明国界线，并给这个委员会规定具体的、短期的任务。

42. 柬埔寨通过它的控诉提出了一个实质性问题：要求召开日内瓦会议来保证柬埔寨的中立和领土完整。

43. 乍看起来，似乎这个要求跟我们审议的问题没有关系，而且，有人根据以前的经验对此提出了相当强烈的反对意见。然而，当人们考虑到中立的先例，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是挽救一个崩溃中的政权的最后一剂药，而在另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又只不过是使这个崩溃中的政权在平安和宁静中结束它的生命时，至少可以说，那是一种“混乱的中立”。

44. 但是，在谈到这个特殊问题时，在想起由于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对这一阵营或那一阵营的依附而在东南亚地区某些国家发生的悲剧时，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对柬埔寨的中立地位给予国际承认，可以使柬埔寨获得它所寻求的保证——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种种怀疑论调——的话，那么不去满足柬埔寨的这一要求，那是困难的。我们支持柬埔寨的这个要求，因为事实上这个国家政治上的独特性已使它得到某种稳定，而这种稳定无疑是值得尊敬的。

45. 事实上，柬埔寨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它的政治局势是平静的。当年日内瓦会议同意其他一些国家中立时，那些国家正处于混乱局面，如今，不应再等到那种混乱局面重新出现，然后才去满足柬埔寨的要求。

46. 如果人们更仔细地研究柬埔寨的要求，就会发现，这个要求与我们目前审议的事件是有关系的，在边界标明以后，这个要求可能成为一项长久的解决办法。实际上，这些事件的直接或间接的肇事者都是日内瓦会议的成员国，如果它们都保证尊重柬埔寨的主权、中立和领土完整，那么人们是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这些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47. 但是很遗憾，安理会确实不能够召开或要求召开一个不从属于它的机构的会议。安理会为了和平，只能希望日内瓦会议的成员国考虑或者重视柬埔寨的合理要求。

48. 总之，我应强调指出，我国政府希望能使柬埔寨的特殊问题以及整个印度支那的普遍问题取得政治解决，就是说，用和平方法来解决。

49. 谈到印度支那这个根本问题，人们就会切实体会到这个问题所引起的一切难题。但是亚洲大陆某些地区的国家的政治上的稳定，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来保证。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这些政权就将处于长期不稳定状态，这是很明显的。

50. 实际上，对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进行的颠覆活动是与经济状况相连的。谈到这个问题时，我国的乌弗埃-博瓦尼总统总是使用一句名言：“请帮助我们来帮助你们。”这个极其简短的动人的口号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在所谓不发达国家中的颠覆活动是与这些国家的贫困和饥饿的经济状况相联系的这个特点。因此，在解决新独立国家中的颠覆活动的问题时，从经济上寻求解决办法比从军事上寻求解决办法来得重要。

51. 最后，我国代表团将欢迎安理会通过这样一个决议：对我们所审议的这些事件表示遗憾，要求双方友好地处理这些事件，要求肇事者给予柬埔寨以公平合理的赔偿；授权秘书长根据双方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在需要时协助双方标明边界；并希望日内瓦会议所有成员国考虑柬埔寨的要求，希望所有国家都尊重柬埔寨的中立和领土完整。

52. **胡森巴先生(柬埔寨)**：首先，请允许我和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一道，悼念伟大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先生的逝世。他的突然去世使全世界，特别是使我们这个与伟大的印度由许多共同性连在一起的国家，感到悲痛。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的逝世使亚非世界失去了它最优秀的儿子之一。请允许我以柬埔寨王国政府和人民的名义向这位伟大国家元首的亲属以及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的哀悼和深切的同情。

53. 我本来想不再发言了，但是由于美国代表星期二在安理会〔第一一二二次会议〕作了一些辩解，我不得不提出以下的意见。

54. 为了支持南越的论点，美国代表再一次重复地说越共使用柬埔寨领土。关于这一点，我们代表团已经不只一次对这种诽谤性的说法进行了驳斥。在柬埔寨遭受侵略的过程中，在那里并没有发现任何越共；至于说到昌特里亚、达埃和特洛这些事件的具体情况，我在以前的发言里已详细说明为什么相信侵略者们的说法是荒谬的了。

55. 在谈到柬埔寨的“边界没有明确划定，并且监视不严”以后，美国代表曾认为有必要提及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柬埔寨王国部队同一帮外国武装人员之间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是柬埔寨王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六日、而不是象史蒂文森先生所说的九月七日的公报中发表的。

56. 我愿意趁此机会感谢美国代表引用了高棉王国部队总参谋部的公报，因为这个公报又一次证明柬、越边界并不是象他所说的那样没有明确划定和守卫不严。

57. 我再一次重申，柬埔寨坚持它一贯的立场，即禁止越南人进入柬埔寨的领土，不管他是政府方面的人还是越共。

58. 美国代表还认为有必要引用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发表在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柬埔寨现状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并以此断言，“柬埔寨当局……自己已承认越共使用过柬埔寨的领土，并且现在还在继续使用”。

59. 如果史蒂文森先生读过这篇文章的全文，

他就不会这样来歪曲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话语的真正意思。为了帮助安理会弄明白这个问题，我想摘引这篇文章的一些段落：

“关于我们给予越共以所谓通融，为他们在柬埔寨落脚提供方便一事，这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诚实的观察家，例如美国军事顾问团的谢勒将军和美国记者罗伯特·特朗布尔等，都可以为此作证，而且他们已经这样做了。

“我们的美国朋友最近发表的旨在证明越南民主共和国干涉南越事务的白皮书，不是说北越派出的人连同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十次有九次是通过老挝和中部安南(北纬十七度线)而并不是通过柬埔寨的吗？”

60. 遗憾的是，美国代表企图利用这篇文章来证明他的关于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和八日达埃和特洛事件的说是正确的，按照这种说法，美国-南越部队是在激烈战斗中因追击越共而误入柬埔寨边境的。正如我讲过的，如果根据美国代表所持的这个论点，而在现场却又找不到任何越共伤亡人员的痕迹，那么这至少是令人感到吃惊的。同前几次的侵略事件中的情况一样，这一次的伤亡者都是柬埔寨人，都是边境村庄里的居民。可是，我完全明白，美国代表之所以持有这种谬论，是为了替美国-南越部队的屡遭失败进行辩解，为他的政府在这个地区扩大战争在美国制造舆论。

61. 现在我想对越南共和国代表的奇谈怪论之一加以驳斥，他说什么柬埔寨进口了一些氯酸钾和红磷，打算将其运进南越，供越共使用。

62. 南越代表引用了看来是从柬埔寨发表的统计中摘录下来的一些数字，他说他无法理解这些产品的消耗量何以会增长。这也许是因为他在工业化学方面的知识和他在弹道学方面的知识一样贫乏所致。不管怎样，我可以告诉他，氯酸钾是用来生产肥料的，硝酸钾是用来为柬埔寨军队和柬埔寨公共工程部在喷寨、吉里隆修建水坝、在山区修建新公路制造炸药的。至于红磷，则是用来制造火柴的，配制某些农药也用得着。柬埔寨因为禁止火柴进口，所以大量增加了火柴的生产。同时，由于棉花和橡胶树的种植增加，

我们使用了磷基杀虫药。还有，我们的五年计划规定增加农业生产，因此化肥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了。

63. 以上就是这几种产品进口增加的原因，而越南共和国代表理解不了，就武断地说这是战略物资。假如事先做一番深入调查，那他本来是不至于犯这个错误而在安理会上提出这种骗人的论点的。然而，人们在为一场注定要败诉的官司辩护时，难道还有什么论点不会使用的呢？

64. 在此，我想就问题的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作一些必要的说明。我想谈谈柬埔寨和南越之间的边界问题。报纸上已经报道了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声明，某些美国报纸还在头版谈到柬埔寨国家元首赞成建立一个联合国的机构来对边界进行监督。显然这些报纸没有引述声明中有关这个问题的章节的全文。主席先生，假如你允许的话，我想把有关部分向安理会各位代表介绍一下。亲王说：

“南越代表建议为我们的共同边界成立一个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监督机构。另一方面，南越报纸也说，如果我们拒绝这样一种监督，那是因为在我们的领土上有越共。但是我们并不拒绝任何东西。当然，我们严格保持我们的立场，这个立场跟苏联、法国的立场是一致的，即：主张加强国际监督委员会，而这个机构已被所有有关的大国所接受，而且在柬埔寨和南越都同样存在。这是因为我们仍然忠于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的精神，这些协议如果得以全部执行，本来是可以避免今天所有的困难的。但是——我强调‘但是’这个词——如果联合国也愿意给我们派遣监督人员，我们现在就预先表示接受，我们的唯一希望就是联合国愿意组织这种监督。

“关于南越和柬埔寨边界的标定问题，武文牡先生想把这件事委托给联合国所派的一些专家去做，而我们的立场则是很简单的。我们的边界线是双方都知道的，只要南越承认它，我们就可以立即把它清楚地标明。我们明确地表示，只要西贡和曼谷保证尊重我们现在的边界，我们就和他们恢复关系。只是因为我们的邻国拒绝承认我们的边界，才阻碍了关系的正常化。世界上有哪

个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愿意在没有边界的情况下生存呢？”

65. 从文章的正确上下文来看，这就是柬埔寨国家元首的真正想法。难道这不就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诚意，表明了：只要承认我们的中立和尊重我们的领土完整，我们就愿意和平相处和重新建立和平的关系吗？

66. 至于说到寻求一个适当的办法，以期达到我们的既定目标，我们却要明确表示，柬埔寨对日内瓦协议和国际监督委员会的立场是不变的。我们仍然坚持主张由国际监督委员会来监督我们的边界，坚持主张日内瓦会议应尽快地召开，以利于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

67. 为了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我们还想讲明，联合国派遣的监督小组的经费不应由柬埔寨负担。

68. **贝纳德斯先生**(巴西)：安全理事会正在审议柬埔寨提出的关于对它的领土和平民的侵略行为的控诉。主席先生，根据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三日向你递交的信件(S/5697)，在柬埔寨和越南共和国的边境发生了多起侵犯边界事件，给柬埔寨造成了生命财产的损失。现在我只想谈谈柬埔寨的这个控诉，而尽可能地避免涉及东南亚局势这一更广泛更复杂的问题。

69. 我完全了解，要把柬埔寨和越南共和国之间的边界事件同印度支那半岛的政治、军事局势的整个问题完全分开是很困难的，但我仍然相信，如果安理会想要使整个局势有所改善，那么在目前阶段，它就应当只限于审议柬埔寨所提出的具体控诉。对整个地区的其他问题加以研究和作出判断，这在目前还不是安理会应当做的事，况且也没有人请求它这样做。至于柬埔寨王国政府提出的控诉，并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我们也完全理解这个政府的愿望，即希望看到它的边界沿线的局势得以稳定，并希望能采取一切适当和可行的措施，以免再度发生类似事件。

70. 我们注意到，越南共和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已承认他们对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那些事件负有责任，他们已向柬埔寨政府表示歉意，越南共和国政府并已提出要对受害者给予公平合理的赔偿。我们还注意到，美国代表和越南共和国代表都在安理会发表了关于他

们真诚愿意与柬埔寨政府和平相处和保持友好关系的讲话。

71. 既然直接有关各方都有这样的看法，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取得一种体面的谅解和澄清最近发生的事件应该是可能的。

72. 另一方面，我不怀疑安理会将认为有责任要求各方以后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在他们之间引起摩擦和发生新的严重事件的行动。

73. 尽管因为地形关系和边界没有明确标志的缘故，进入军事行动的南越军队很难完全避免闯入别国的领土，但也应该尽最大努力呼吁这些部队的指挥官注意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

74. 需要由安理会表明态度的主要一点，而且也许是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建立一个适当的机构来防止在柬越边境沿线发生新的事件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提出了一些建议，在我们看来，这些建议都是有益的。我们代表团准备研究任何关于由联合国主持建立一个有助于稳定柬越边境局势的有效机构的合理提案。但我们认为，要使这个机构充分有效和迅速发挥作用，有关的双方应毫无保留地接受它，安全理事会应完全地支持它。

75. 这就是我要提出的初步意见，主席先生，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将保留以后在必要时进一步谈这个问题的权利。

76. **尼尔森先生**(挪威)：安理会正在审议一个发生在存在着严重利害冲突的地区的边界问题。因此，特别重要的是避免采取和使用不利于当前国际缓和、可能把我们带回到冷战时代的态度和措词。否则，这样一种倒退，非但会产生可悲的后果，而且还会使安理会正在审议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受到严重的妨碍。

77. 我们应该讨论的问题是柬埔寨提出的关于对柬越边界的侵犯和对柬埔寨领土的入侵的控诉，这些事件造成了许多人的死亡和财产的损失。

78. 对于柬埔寨所说的它的领土遭到侵犯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在这方面，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好象没有安理会曾经审议过的其他一些边界事件那么复杂。因此，追查这些已成过去的事件的原因看来

并不具有首要的意义，当然我们代表团对这些事件是深感遗憾的。

79.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在柬埔寨引起了严重的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因为这个国家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地区，几个大国都认为它们在这个地区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威胁。

80.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柬埔寨代表向安理会阐明了柬埔寨为什么把它的中立政策看得这样重要。这种政策已经为构成这个地区的政治结构的一系列协议所承认。考虑到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挪威将支持安全理事会向有关的双方提出要求，要它们停止一切可能使局势恶化的行动，并采取缓和目前紧张局势的措施。这当然包括对柬埔寨边界的尊重。此外，对五月七日和八日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应给予公平合理的赔偿。

81. 在安理会上的有些发言中，有人认为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部分地可能是由于边界标志不清所致。既然各方看来都同意现存边界，它们可以考虑采取措施改善边界标志的可能性。

82. 我们不安地注意到，双方的发言都显示出，在世界的这个地区，各种利害冲突是如何的深刻和广泛。但是发言的人都没有要求联合国着手处理这种庞大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因此，安理会深入讨论这些问题看来是不适宜的。此外，对问题的这些比较广泛的方面同时进行研究，只会使我们目前对具体的边界事件的讨论复杂化。同时，在安理会就这个问题发表的各种言论，是否能对东南亚总的形势描绘出一幅完整和匀称的图景，也还是个问题。

83. 我们已经适当地注意到了所提出的各种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在于防止发生和我们现在讨论的事件类似的新的边境事件。

84. 安理会的某些代表正在这个基础上积极地寻找使双方满意的方案，这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希望他们的努力获得成功。在这种努力取得结果之前，我不想现阶段就对已提出的各种建议发表意见。

85. **主席：**今天上午和今天下午的一般性辩论，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登记要求发言了。我考虑——同时也得到某些同事的同意——最好在明天或者最迟在星

期六结束议程上的问题的讨论。我想知道，是否有人要在今天下午或明天上午发言。

86. **卡斯蒂略·胡斯蒂尼亚诺先生（玻利维亚）：**主席先生，我本想在今天下午发言，但是，我担心安全理事会的同事们会感到厌烦，并且担心不必要地延长这个应当尽快得出结论的辩论。所以，我宁愿现在就讲一讲玻利维亚代表团的观点。

87. 首先，我同其他所有发言者一样，对在柬埔寨越边界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并向柬埔寨外交大臣表达我们对这些不幸事件的深切的悲痛心情。

88. 其次，我想着重指出，把一些和这个问题不相干的因素引进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去，可能是危险的。我们的代表团听到一些确实会威胁到目前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共处气氛的激烈的发言，不免感到不安。我们要明确地指出，企图使一场冲突变成一种冷战新因素的做法将给小国带来危险。玻利维亚代表团要特别告诫那些大国，因为它们在这方面有最大责任，它们负有保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

89. 在玻利维亚代表团看来，重要的是把这个问题的辩论和研究限制在柬埔寨的控诉上。

90. 我们的代表团还认为，由于这个地区多年来持续地存在着混乱局面，一个中立的国家和政府的存在对这个地区的未来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和承认这种中立，同时促使其他方面也采取同一态度。尽管如此，我们代表团仍然认为，中立是个纯政治性的问题，它和柬埔寨在控诉中所提出的有关它的领土完整的要求，虽然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同，但还是应当分开来看。中立可以被看作是个长期的目标，而目前最急迫的是安全理事会应当采取措施以保证柬埔寨的领土完整。

91. 玻利维亚代表团同意一些代表团所提出的观点，即安全理事会无权召开一次新的日内瓦会议，因为日内瓦协议不属于它的权力范围。

92. 我们代表团准备支持任何一项以一般性措词拟就的关于尊重和承认柬埔寨中立的决议草案。我们代表团还准备同意诸如这样的建议：派一个联合国观察员小组到柬埔寨越边境去，或者建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与这些事件有关的情况，在政治方面，这个委

员会有权提出或采取某些措施，来防止目前使我们感到遗憾的这类事件再度发生。

93. 我想我已经把我们代表团的立场讲清楚了。由于有关的各方之间以及已经提出的各种建议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我想可以说，如果安全理事会排除那些与研究本问题无关的因素，那么它解决这个问题是不会有困难的。玻利维亚代表团相信，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

94. **主席：**由于玻利维亚代表团的好意，我们今天上午就结束了一般性辩论。我想，为了商量决定这个辩论应取得什么样的结论，我的同事们会愿意让主席再召集一次会议，当然，我希望这个会明天开。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就作为通过。

会议决定如上。

中午十二时五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